

人言可畏

见人们的眼睛。祖母过来叫：“阿张啊！”他以为是询问他拿没拿家里的东西，赶紧躲开。姆娘过来抚他的头，他也紧忙跑到别处，怕受到姆娘的爱抚。

“舌头底下压煞人”。他只好逃走，逃离人们别样的眼光，逃离亲人的抚爱。然而，逃是逃不了的。一次经过兰花间，李家那穿得又脏又破的孩子，竟拿了一片芦叶指着他道：“杀！”小孩子还不是会很走路，而自己竟然被“天真”的孩子所仇视了。樟寿仰着头，心里自语道：“想起来真觉得有些奇怪。这很小的孩子，怎么也会听到流言，对我如此仇恨呢？”

一天上午，他听见长妈妈站在子传奶奶的门前吵嚷：“你怎么能这么说哉？我

家大阿官是从来不会做这等事的，他现在是我家顶梁柱，站得稳，立得正，绝不会做见不得人的勾当！”

子传奶奶自觉理亏，不敢大声回应，只跟长妈妈陪着笑脸道：“我没有说啊！这话不是我讲的。”指指前面的兰花间说：“是那边李家传出来的。”似乎周五十也要出来澄清，子传奶奶挡住他，赶紧关上门。

长妈妈“呸”的一声往子传奶奶门前啐了一口痰。

樟寿一时间有如掉入冷水里，浑身打颤。流言的来源，樟寿是明白的，恨不能写篇文章，找地方发表，总要骂出流言家的狐狸尾巴来。但此时的他除了憎恶子传奶奶和她的姘夫周五十、又感谢长妈妈之外，还能做什么呢？他想起小时候，一次到子传

奶奶家去，她正在和她的男人看书。走近去，她便将书塞到自己的眼前道：“你看，你知道这是什么？”小樟寿看那书上画着房屋，有两个人光着身子仿佛在打架，但又不很像。正迟疑间，他们便大笑起来了。这使樟寿很不高兴，似乎受了一个极大的侮辱，不到那里去大约有十多天。现在大了，隐约明白了那画书上的意思，就从心底知道这个子传奶奶不是好人。

……

是呵，他在从小康到没落的路途中，经过这一番刻骨铭心的遭遇，才真正体验了世态的炎凉，越来越看清了世人的真面目。那个百草园里的小阿张，三味书屋中的豫才，离他越来越远了，他变成了另一个成熟而深刻的人，铸就一颗忧愤而痛苦的灵魂……

鲁迅与许广平

他赶快躲开，又躲不开。越躲，越想靠近；越靠近，越强迫自己躲开。她是喜欢我的，但我配得上吗？俩人相配吗？年龄相差十七岁，个头儿我矮小，她高大，旁人看了会觉得怎样？尤其中间有“障碍”——母亲给的“礼物”。这么多年了！好，好不好了；弃，弃不掉。可怎么办？就这样犹豫着，对抗着，矛盾着，搞得心神不宁，陷入从未尝受过的大苦闷。

过了两天，四月十四日，始终没有收到广平的来信，鲁迅有些急了，夜里禁不住挺直身子坐在桌前，给广平写信：

广平兄：

有许多话，那天本可以口头答复，但我这里从早到

夜，总有几个各样的客在座，所以只讨论天气之好坏，风之大小。因为虽是平常话，但偶然听了一段，即容易莫明其妙，还不如仍旧写回信。

又写了一段学校里的常事，还是归结到“苦闷”上来，明明自己陷入大苦闷，却要以广平信中写过的苦闷作托词——

“无处不是苦闷，苦闷……”我觉得“小鬼”的“苦闷”的原因是在“性急”。在进取的国民中，性急是好的，但生在麻木如中国的地方，却容易吃亏，纵使如何牺牲，也无非毁灭自己，于国度没有影响。我记得先前在学校演说的时候也曾说过，要治这麻木状态的国度，只有一法，就是“韧”，也就是“锲而不

紧握广平的手离世

他没有说，广平也没有问。后来揩手汗时，他紧握广平的手，广平已没有勇气回握他了。广平怕刺激他难过，装做不知道，轻轻地放松他的手，给他盖好棉被。

广平斜靠在床脚上，面对着先生，回想起一九二五年十月，先生在“老虎尾巴”第一次紧握她的手，第一次紧紧地拥抱她，第一次热烈地亲吻……她所写的《风子是我的爱》、《同行者》……从此相濡以沫，难分难舍，偶一分开，就不断来信，有时甚至一天来两三封，亲昵地称她“乖姑”“小刺猬”“小莲蓬”……是的，他们的相处，实有深意，绝非世俗所想的那样简单、庸俗！广平思忖：自己的付出值得吗？值得！为先生这样的人付出自己的一切都是值得的！又

想到最亲爱的先生可能要离她而去，禁不住心如刀绞，泪流满面。她不知道是否应该回握先生的手，从死神手里把自己最敬爱的人夺回来……

从深夜十二时至次日凌晨四时，中间饮过三次茶，起来解一次小手。人似乎有些烦躁，有好多次数推开棉被，广平怕他受冷，连忙盖好。他一刻又推开，看护妇没法子，告诉他心脏十分贫弱，不可乱动，他往后就不大推开了。

五时，喘息看来似乎减轻，然而看护妇不等到六时就又给他注射，心想情形必不太好。她叫广平托人请医生，那时内山先生的店员终夜在客室守候。内山先生和他的店员，这回是全体动员，营救鲁迅先生的急病。广平

匆匆嘱托书店店员去请，建人先生也来到二楼。看见鲁迅头稍稍朝内，呼吸轻微了。

连打了几针也不见好转。

他们要广平呼唤他，广平千呼万唤也不见他应一声，就又紧握先生的手。他紧紧地紧紧地回握了一下，渐渐松开，凉了。天是那么黑暗，黎明之前的乌黑呵，把他卷走了。黑暗是那么大的力量，连战斗了几十年的他也抵抗不住。医生说：过了这一夜，再过了明天，没有危险了。他就来不及等待到明天，

来不及看到那光明的白昼。而黑夜，那可诅咒的黑夜，广平天天睁着眼睛瞪它，将诅咒它直至自己的生命终止……

节选自《鲁迅全传·苦魂三部曲·会稽耻》



书 名:鲁迅全传·苦魂三部曲·会稽耻

作 者:张梦阳

出版社:华文出版社

出版时间:2016年8月第1版

编辑推荐词：

“苦魂三部曲”共分“会稽耻”、“野草梦”、“怀霜夜”三册，以醇厚、精细、凄美的笔法，全景式地艺术再现少年鲁迅从小康人家坠入困顿家境的经历；又以与许广平的爱情为主线，呈现鲁迅与知识界、青年学生、北洋政府的种种联系，揭示鲁迅人生哲学的深化历程。